

The Conquest of Happiness

我的故事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真实，反映了工厂和工人的生活真实，给今天生活在幸福中的青少年提供比较和参考。

幸福之路

陈日杰 / 著



ISBN 978-7-215-07350-2

ISBN 978-7-215-07350-2

2012.4

ISBN 978-7-215-07350-2

The Conquest of Happin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幸福之路 / 陈日杰著. --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5126-2750-5

I. ①幸… II. ①陈… III. ①陈日杰 - 自传 IV.
①K82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8920号

幸福之路

出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 100006)

电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址: 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华忠兴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16

字数: 196千字

印张: 12.75

版次: 2015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978-7-5126-2750-5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前 言

时代不断地变化，我平淡地走着自己的路，如牛负重，走得很累。生不逢时，自感不幸的命运缠绕着一生，心情灰暗，不想留下一个字，默默地走吧！月光如水，静坐沉思，细细地想着自己；突然眼前一亮，发现我走的是一条幸福的路，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小时候我就想多读书，钻进知识分子的圈子，然后是升官发财；虽然百般勤奋努力，都不能达到目的，自然心情懊丧。我开始写自己的故事，起名《幸福之路》，留给子孙看看，爷爷经历的时代和走过的路，不无好处。

我是一个温和善良、爱学习、守纪律的好孩子，走进社会生活大舞台，扮演了各种不同的脚色，嬉笑怒骂，我行我素，演得惟妙惟肖。在艰苦劳动的岁月，我玩世不恭，风流潇洒，消解烦闷。但是我没有拉人下水，更没有落井下石。我不是一个好工人，要揭发车间主任；我不是一个好教师，要状告校长和书记。明知无能为力，也不气馁，抗争到底，致使得身心交瘁，百病丛生，而丧失劳动能力，不能工作。90年代学习《易经》和《参同契》，修心养性，精进自强，修炼内丹，研究性理养生技术，恢复青春活力，精神畅旺，回归温和善良的本性，继续走我的幸福之路。

目 录

幸福之路 (一)	001
一、童年	001
二、读书	002
三、工作	003
四、生活	005
五、成家	007
六、努力	008
七、进步	010
八、教书	012
九、奋斗	014
十、光明	019
学习粤曲	029
一、粤曲：烛光明亮	036
二、粤曲：碧血红花	038
三、粤曲：不朽英雄——郑如生	039
考研究生	041
学而不厌	047
一、学习化验	047
二、学习文学	048
三、学习医学	049
四、学习化学	050
五、学习物理	051
六、学习法律	053
七、学习地理	053
八、学习易经	054

诲人不倦·····	056
写大字报·····	059
工资调整·····	067
我和易经·····	072
一、湛江市易经预测研究小组·····	072
二、湛江市易经预测爱好者联谊会·····	073
三、湛江市易经学术研究会·····	074
幸福之路(二)·····	117
一、考察环境·····	117
二、执信中学·····	118
三、知用学院·····	121
四、追讨工资·····	133
五、为民学校·····	143
六、易医研究·····	144
黄衡初——我的外祖父·····	145
黄育麟小传·····	153
我的家庭·····	156
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	
——乾、坤两卦对人生的启迪·····	160
“文化大革命”中的湛江化工厂·····	164
物理教学中培养能力提高素质	
——谈后进学生的转化·····	173
湛江市益智学校的历史·····	177
后 语·····	198

幸福之路（一）

人生的路漫长而修远，我很幸运地走着我的路。我觉得很幸福，应该感谢大自然对我的恩赐。我是一个善良听话、活泼可爱的孩子；又是一个聪明勤奋、努力学习的学生；保持平易近人、温柔随和的性格。1958年9月到2002年8月在湛江化工厂工作44年至退休，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毕生精力，我得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杰出贡献人物”的荣誉，于2010年10月1日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座谈会，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台，观看国庆升旗仪式。我认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易医技术及应用，使人们得到健康的身体；宣传中国的教育方法，宣讲《弟子规》，辅导学生数、理、化，为青少年创造美好人生提供智慧宝典，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2010年10月获得“中国传统文化杰出贡献人物”荣誉称号。

一、童年

1941年1月27日（大年初一子时），我来到人间。生父母是逃难到广州湾的知识分子，后来转到内地，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把我送给人抚养。

我出生的第七天下午三时，黄少梅母亲带着吴碧云姐姐抱走了我。胎血浸眼，浮肿未能张开，母亲的照料，我长成白白胖胖长辈非常喜欢的乖孩子。父亲陈镜臣（字少泉）享祖父陈心田的福，只会弹唱享乐，不会经营家计。母亲带着我们到外祖父黄衡初家居住，住在西营逸仙北一路2号楼上，生活条件很优越。外祖父和五个外祖母（郑氏、杜氏、何氏、陈氏和杨氏）只有妈一个独生女儿，又只有我这个小外孙，当作开心果，对我宠爱有加。我享尽人间富贵，“燕窝粥，食到怕”，坐在二外婆房门口不肯吃，要人哄才肯吃。“金狮子、玉观音也有得玩”，只限在大外婆房间给她“捶骨”，她高兴的时候。

其间有两次灾难，4岁时麻疹加水痘，出得很重，十多天处于昏迷中，母亲细心照顾，才渡过难关。6岁时误食楼下洗礼贞医生的“砒霜”，几乎中毒身亡。幸得她哥哥冼家齐医生用高锰酸钾洗胃催吐，救回一命，却洗伤肠胃，大伤元气，人变得清秀消减了。

幸福之路 THE CONQUEST OF HAPPINESS

1945年在调顺村祠堂的“书房仔”（私塾）读书识字。1946年春天到“益智幼儿院”读书，院长刘惠影。1946年秋季入读“益智小学”。1950年3月，为了上学方便，搬到逸仙路148号居住。蔡琼芳姨无家可归，来跟妈做伴同住，摆一张办公台在大门口，卖些饼干糖果度日。妈带我到民治路178号收房租，租给一个廉江人做熟烟生意。还有逸仙北五路六号（松记饭店），也是我们的房屋。后来逸仙路148号卖给周瑞石医生，我们搬到洪屋街一横路2号（外祖父的油行和米店）后院的二楼居住。我学习很努力，童年时代是很开心愉快的。

二、读书

1952年春节过后，舅母王华字带妈回调顺村，说是两三天就回来，那知要到1953年8月才能回来了。碧云姐请六伯父陈彬泉带我回赤坎读书。我考入赤坎“第一联合小学”（由韩江小学和广侨小学合并）读六年级下学期。环境陌生，寄人篱下，横遭白眼，生活清苦。我还要到幸福路口的自流井去挑水，要走上五十级的石阶呢。艰苦的生活练出坚韧的性格，把眼泪咽下去，勇敢地走自己的路，默默地读书。我学会了逆来顺受，幸得四大伯母王雪贞关心照顾我（她和我妈婶嫂和睦）。

祖父陈心田留给父亲名下有泰安街21号的240平方，盐埠街20号右边的一半二层楼180平方。我们留下盐埠街20号楼下九十平方自己居住，其他全部出租。1954年改换地契写母亲黄少梅的名字。我们有房租收入，妈做保姆带小孩有收入，母子相依为命，过着安稳平静的生活，但比起同时代的人，我们的生活算是好的了。这样也遭人妒忌，总要想办法来害人，妈总是被人欺负。

1952年9月至1958年7月，我在湛江市第一中学读书。我遵守纪律制度，认真努力学习，考试几乎全部是5分，正是：闭门推出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1958年大跃进，学生勤工俭学，到沙湾砖厂担泥，所得帮助困难同学。我思想上、工作上和劳动方面表现得好，更加倍努力学习，考得最好的成绩，正常毕业。高考完毕，又到沙湾挖泥堵海，修军民堤十五天，顺利领到高中毕业证书。

学生时代我和同学们关系融洽，又得到老师关爱，学习成绩高居其上，生活小康，也就心满意足，开心愉快。今天，中小学时代的同学们，年已古稀，住在湛江市这个小城里，还是兴致勃勃地经常相聚饮茶活动，畅谈那黄金时代的美好回忆，陶醉在幸福的笑声中。

三、工作

高中毕业参加工作，到湛江化工厂当工人二十二年（1958年9月到1980年8月）。在“万般皆下品，只有读书高”的影响下，我埋怨命运不好，想方设法、寻找机会多读些书，要钻进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但总被踢出来，怎么也挤不进去，只有自怨命运不济，暗自伤心。现在看来“工厂是我的保护伞，工人是我的护身符”，使我能够顺利渡过难关，过着今天幸福愉快的生活。应该感谢天地无私，对我的恩赐和照顾。

这段过程也是艰苦漫长的。

1958年第一次考大学，我报考第二类农医专业，第一志愿是湖南医学院，总分是600分，我考得566分（政治88，语文92，俄文94，物理98，化学98，生物96）。因为有一个“有钱的外祖父”，在株连九族的情况下，我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失学了，被踢出来。1962年第二次考大学，我报考第一类理工专业，第一志愿是“华南师范学院”。我做了充分的准备，把高中的功课都写成学习笔记，反复学习，考得更好。华师录取了，我却无法领到录取通知书。我想通过三年的劳动，可以改变个人的成分，以“工人”报考，但还是未被认可，不知卡在那一关，又被踢出来了。我意识到大学的门对我是关闭的，此路不通。走半工半读的路吧，努力提高自己。1964年我有机会报考第三类文史专业，考上中山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函授大学。我很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全部以“5分”的成绩通过各门学科的学习。1966年毕业，风华正茂，一心想在文艺创作上发展，挤进知识分子圈子里。

那知生不逢时，适遇“文化大革命”，数千张大字报的围攻，挂牌游街，批判斗争，“打倒小邓拓”的呼声遍地。三次抄家，各取所需，片纸不留。我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分子”，被编入另册，摔得更重，被踢得更远。彻底粉碎当知识分子的梦，现实一点，去劳动改造，老老实实当工人去吧！1969年1月，我离开了生产科属下的化验室（小知识分子的工作场所），到“五七生产队”搞农业劳动，种菜养猪，到底层锻炼。

1958年我失学了，巧逢大跃进，凭着我高考的好成绩，工业局把我分配到广东省石油化工机械厂。人事科长赵淑贤说，厂里只分配到六个高中生，我一定要来，工种任我选。9月25日签了入厂合同，第二天就到广东省工业交通干部学校化验班学习（学校在广州杨箕村）。第一次出门到广州省会大城市，见

幸福之路 THE CONQUEST OF HAPPINESS

识了不少人事物，生活得很开心愉快。学习认真，全部“5分”通过考试，甚得岑诗农老师关爱。跟各地同学相处融洽，亲密和谐。1959年5月学习结束，厂长赵荣交要我留在广州，跟他筹办“化学试验厂”。我思乡心切，回湛江来，到湛江化工厂报到，分配在化验室工作。我当学徒工，第一年15元，第二年17元，第三年19元。1961年3月提前转正为一级工35元，1962年3月定级为二级工41元。1960年3月开始带学徒吴光娣（后来磷肥化验室工作）。

1962年3月，四万吨硫酸一次试产成功，投入正常生产。接着十万吨磷肥投产，三千吨合成氨投产，在机修、水电车间的紧密配合下，全厂化工生产正常，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化验室的工作任务是原材料进厂，成品出厂的质量检查。我的工作作风是“快而准”，很快就完成分析任务。1964年以后，我负责全厂标准化工作，配制全厂使用的标准溶液（原来是试剂组四个人的工作）。我很有条理地完成任务，又节约很多时间进行业务学习，提高理论水平，工作学习双丰收。我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写了三十多万字的心得体会，评为“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学习雷锋做好事，送书到农村，也是“学习雷锋积极分子”。参加工厂粤剧团的创作和演出活动，又是“工会活动积极分子”。中山大学的中文函授，紧张努力地进行，生活开心愉快。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每一个中国人都被卷进去，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我学中文，写了一些文章，6月14日开始，几千张大字报围攻，7月16日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分子”，十月说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群众斗群众，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关。全国人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我也造反了，贴出“声明”，到市里专职干革命。我们要把修正主义的根子拔掉，永保社会主义红色江山万年红。我在“湛江市斗批李发民联络站”当秘书，管材料。经历了文攻，又参加了武卫。在激烈的战斗中，发出“与战友同生死，与大楼共存亡”的豪言壮语。1968年8月到广州搞调查。在轰轰烈烈的斗争中得到锻炼。我从软弱无能、逆来顺受、忍气吞声、任人宰割，进而筑起营垒、保护自己、步步为营、伺机反攻。性格则从温柔善良、与世无争，而变得尖酸刻薄、刁蛮泼辣，前后判若两人。多重性格的形成，也是适者生存的需要，这是一个进步，一个飞跃。“文革”的冲击是磨难，也是锻炼，使人变得坚强无畏，勇往直前。

这个时期最大的收获是1959年在广州学到“粤曲的写作和演唱技巧”，

把以前的感性知识（学唱），提高到理性知识（学写），为以后的生活提供无限的乐趣。使我开心愉快。

四、生活

说是不幸，应是万幸。

湛江化工厂经过整顿，精简机构，下放劳动，成立“五七生产队”。1969年1月我来到生产队。主要的工作是种菜，每天早午晚浇三次水，每次要挑30多担水，一天要挑一百多担水浇菜。挑着有花洒的喷桶，不会用时裤都弄湿了，慢慢学着就适应了。还种冬瓜、南瓜、西瓜、丝瓜、罗白、蕃茄等品种。后来跟农民联系，利用他们不种的耕地种节瓜和莲藕，还有通心菜和水稻。在氮肥车间的空地上种甘蔗。看到自己劳动的收成，心里很甜蜜。另外一项工作是养猪，采用先进的中菊饲料。到部队取回菊种，把莪叶、菜叶、树叶和草根等斩碎，加上菊种捞匀，推在一起，盖上麻袋，发酵几天，变烂变酸，猪很喜欢吃。养的大白猪四个月就有300多斤重。拉来公猪给大母猪配种，给公猪吃几个鸡蛋就行了。母猪产下12个小白猪，很可爱。我是斩猪馊的能手，速度很快。

我到生产队底层劳动，心无所想，有一种纯真的感觉：人生如梦，像烟云缥缈。有谁知，这段时间正是我一生中最高兴快乐的日子。

我开始学习医学知识。从《中医概论》开始，很认真细致。记有详细的学习笔记。1972年我的中医老师梁启荣，看了我的学习笔记说：“正规医学院的学生，也没有你那么认真。”我想的是“百艺防身”，不管漂泊流落到什么地方，能医好病人，总有碗饭吃，不至于饿死。经过努力，1975年当了“工人红医”，在厂内有处方权，曾协助全国搞“麻疯普查”。1994年开始自考中医。中医学科的教师是郑志道（湛江市第二中医院院长、湛江市卫生局副局长）。“西医内科”的教师是何建猷（附属医院大内科主任）和陈远存（湛江医学院教务处长），水平都很高。

1970年1月，我调到新成立的钢铁车间。已有一个小锅炉，再建一个小高炉，炼铁又炼钢。我当“炉前工”，高温重体力劳动，是非常艰苦的工作。每月粮食定量48斤米（包括夜班补贴），可见劳动强度很大（港务局的装卸工人，托起200斤重货物，定量只有36斤米）。开炉时，班长林伯祥和班中的同事工友很照顾我（我身高1.68米，体重90市斤，是瘦弱型人）。我不敢偷懒，除了拿不动18磅大锤，其他工作我争着多干。上班工作是一身灰尘，一身汗水，

衣服未曾干。工友间的关系亲密融洽，大家也喜欢我。小高炉未建成，生产时打时停，有时几天没有工作。一大班工人和家属工，跑到一间堆满茅草的房内放荡。什么粗言烂语都说得出来，还有动作配合呢！一片取闹嬉笑声，阵阵传来，真个是无奇不有。也不是个个都参加取闹，多数坐在阴凉处打扑克或“走三”。女的搞副业，织冷衫或钩网袋。我拿本医书坐在树下看，不管别人说我“假正经”，我是很抓紧时间学习的。

人生几何，对酒当歌，要及时吃喝玩乐。正是“食得是福，穿得是禄”，福祿既无，长寿何益。不要积钱买个“金棺材”，做守财奴。“民以食为天”，花掉才是自己的钱。星期天，我自行设计个菜谱。“炖三白”是一个白鸡包着一个白鸽，白鸽包着一个白燕（当高丽参用），清纯两小时（只花三元钱）。“冬虫草炖水鸭”滋阴补肾，冬虫草每次买一两（50克），只要1.53元，所费无多。尤鱼、虾米三元多一斤，已是一级品。一副鱼翅十元左右，一斤鲍鱼干15元。我都自己购买，亲自操作，乐得“口福”。有人妒忌，说我吃得比地主、资本家还好。我可是做工人赚来的。1971年我是三级工48元，1977年是四级工56元，每月还有奖金。笑骂任由人，我行我素。应该“舍得食”，食得又不肥，重体力劳动都消耗了。身体结实好了一些，心态又有谁能了解。

星期日还有一个节目是跟庾宝才穿着得整齐洁净去行街，招摇过市游赤坎街的大小商店或探访知心的老同学。人们说我俩是天生一对。

认识了一些交际甚广的女士：老麦婆，翰华姨仔（陈秀英），她们很关心我，给我介绍对象。在她们导演下，我不时要上演“相亲记”，从中也学到了本领。黄先生年纪已大，未有女友，他广有积蓄，结交女友，不能太“孤寒”，愿意花点小费（两三元）。欧小姐（被逐出大修厂的女工），热情大方有礼貌，最为合适。每次约会都要我相陪，买些蛋糕水果到庾师奶家坐，一群青年人吃得开心。欧小姐一句：“黄先生请饮茶。”叫得黄先生几乎晕倒。一个不合，又介绍一个。梁小姐到徐闻插队，倒流回城，待字闺中，自己住了一层楼，资本家的女儿，名门闺秀，是最佳人选。黄先生一见钟情，迷上了她。梁小姐却矜持傲慢，欲近不能，徒自单思。汪康生说我们在演出“毒设相思局”。一切为了开心，逢场作戏而已。

李良海搞美术设计工作，住在中华路。楼上有一位张飞燕女士（以前跟庾宝才是邻居），女儿小娇颇有姿色，正在演出“选女婿”的节目。在庾宝才和李良海的介绍下，我也参加了客串演出。跟张飞燕非常合拍，其中“商场购物”

这一幕，观众都拍案叫绝。又是逢场作戏，开心一笑。

我更有过人之处，能写会唱。通过洪怀认识了一批年轻演员：庞泽行（后来当湛江市粤剧团副团长）、李强（后来当广东省木偶剧团副团长）、曾仁富、王才茂、方奕年、陈秀莲等。他们送给我一些移植的粤剧样板戏的曲谱和剧本。我学得快，唱得准，活灵活现；面皮厚，到处卖弄。很多剧团的花旦们都唱不好，甚至不会唱，还要请我教唱呢！我唱曲声线好，音调正，叮板准，还有个文科大学牌呢，正是“才艺双绝”。演员要跟我结为“兄妹”（庾宝才说妙！进可攻，退可守，万全之策）。于是苏妹、娟妹、莲妹、琼妹连续而来，哥哥妹妹叫得亲热。我善于唱小明星的曲子，卿卿我我唱得风流潇洒。1986年以一曲《知音何处》参加“广东省业余粤曲唱腔比赛”（这是后话）。

唉！深深地叹一口气！我在艰苦劳动改造的岁月中，日子枯燥难熬，我不尽情开放，怎能过得那郁闷的日子。只有自寻开心，风流欢乐罢了。我真是一个不可理解的怪人。

五、成家

已到而立之年，妈妈为我找不到女朋友而担心，我也要考虑这个问题。在湛江化工厂，我被打倒批臭，送去劳动改造了，那么“坏”，谁敢嫁！他们给我定了三种人：守寡的、离婚的或农村的。我利用自己的特长，善于跟老公公、老婆婆谈天说地。他们从出世讲起，讲得津津有味，几个钟头过去，还有很多话未讲，下次再来。老公公、老婆婆都喜欢我，又通过他们的亲戚朋友，为我介绍“对象”，有时星期天的上午、下午和晚上，要分别应酬三个朋友，忙得不亦乐乎。三年间（1969年至1971年），越来越风流潇洒，但是我只限于交朋友，很正派的谈笑，没有涉及谈“恋爱”两个字。正是笑骂任由人，我行我素。

有一次，庾宝珠见我莲妹行街，告诉她妈妈。庾师奶疼爱我，认真对我说：“你千万不要跟莲妹好啊，她不可靠……”我含笑感谢她的忠告。在钢铁车间一齐劳动的蔡月琼（陈远的妻子，蔡廷生副市长的女儿）跟我说：“娶妻择其德，娶妾选其貌，不要娶那些长得漂亮的女人，靠不住呀。娶妻不择貌，你要谨记。”她们的话是很有道理的，自当谨记。

1971年12月26日，郑亚南带我去见煤建公司的吴杰英。三个人一路走，一边谈说，到海边坐了一会儿，介绍完毕，大家认为可以谈得来，交了朋友。不久她调到赤坎煤建商店当会计，在向阳路宿舍住一间6平方米的小房。姻缘

一到，一拍即合。从此我不再新交女朋友，结束了放荡不羁的浪漫生活，收心养性，进入另一种安定开心、愉快的生活。

1972年7月8日（壬子年五月二十八日）结婚。庾宝才一班朋友为我筹备酒宴，借陈志雄家里（跃进路）摆酒三台（共用108元）。请的是在宝才那里活动的年青朋友，剧团的一批年青朋友，杰英的几个同伴。都是文艺高手，编词谱曲演唱，非常热闹；都说是第一次参加这么热闹开心的婚礼（在那个闭塞的时代）。晚上在赤坎煤店办公室，开糖果茶话会，煤店的职工朋友参加。7月9日星期日，到霞山化工厂第一福利区钢铁车间招待所（借一间十平方米的房间结婚暂住，哪知却住到1979年10月；结婚时的那张床，后来10元钱买下来，用到现在），开糖果茶话会，请钢铁车间的工友参加。龙画村杨才衡伯伯（港务局工人）借台凳给我用；家属班长刘瑞娉帮忙布置，购物招呼；请杨秋贵（有五个儿子）铺床。也热闹了一翻。

婚后，我在霞山工厂工作，休息回赤坎家中。陈母从广州来湛江，对我说：“要早生小孩，给母亲带大一点，你就舒服一些。还要有多少就生多少。”

曾经算过，我有四个儿子，取小名叫“欢、欣、鼓、舞”。1973年6月2日（癸丑年五月初二午时），大儿子出世，取名陈文璞（小名欢欢），在庾宝才家做满月，一班年轻朋友祝贺，又有一翻热闹和嬉笑。1977年1月8日（丙辰年十一月十九日寅时），二儿子出世，取名陈竹周（小名欣欣）。1980年的“小鼓”和1982年的“小舞”不能出世了，可惜！对不起孩子。

一个祖孙三代的小家庭，过得开心愉快又温馨。

六、努力

1970年1月调到钢铁车间当“炉前工”，炼钢炼铁。1973年小高炉停产，人员调整，我瘦小无力，被照顾到“原料班”当“清砂工”。要制造机器零件，先是技术人员设计画图；“木模班”工人做好木模；“翻砂班”工人做好砂模，留有倒水口；“炉工班”工人晚上开炉化铁倒模。第二天早上模件稍冷，“原料班”工人进场，把铸成的生铁铸件拆开木箱，拉出翻砂房外，敲掉粘着的砂，再把地上的砂全部过筛，把混在砂里的铁碎、木碎、碳粒全部筛出来，当垃圾倒掉。细砂拉到混砂机房，经过配料，再混合成型砂，拉回翻砂房重新使用，这是“清砂工”的工作。那时很落后，全部是人工操作，“清砂工”就是清理垃圾的杂工，也是一身灰尘、一身汗水的工作。有时间还要搬铁、拉铁，为化

铁炉准备原料。又要把粗糙的铸件拉到金工车间，再用车床、刨床加工成精确的成品工件。

1974年6月1日星期六，下班后骑自行车回家，为闪避行人，不慎轻轻跌下，全身无任何外伤，却在右股骨下三分之一处“螺旋形完全性骨折”。经过半年治疗，我扶两根拐棍走路上班。

1973年开始搞选矿试验，成立“选矿车间”，张浩逵当车间书记。通过磁选提高硫酸渣的含铁量，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卖给钢铁厂炼铁。1974年8月钢铁车间解散，部分人员调到选矿，也把我调到选矿搞化验（我已残废不适合再清砂）。1974年12月我到选矿车间上班工作。张浩逵很关照，我也努力做好工作。1975年7月，我和冯景心、卢巧玲到广东省有色金属研究院做螺旋流槽选矿试验。我每天要做48个样品的含铁量分析，紧张工作了一个多月，胜利完成试验任务。选矿车间安装使用两套螺旋流槽，代替原来的磁选机进行生产，提高产量和质量，降低成本。

1977年2月湛江化工厂把选矿车间送给家属厂，改名“化工综合厂”。我留在选矿车间做化验、带学徒。1978年又建了石灰窑烧石灰，还有一个金工车间，综合厂也兴旺起来。业余时间，我跟家属工一起卸矿、卸煤、卸石灰石，铲铁矿装车运湛江钢铁厂，都是体力劳动，领计件工资（湛江化工厂的工人很羡慕我有额外收入）。我带的两个学徒可以独立操作，我又跟供销员出差，推销铁矿和采购煤炭等工作。到广西、云南和贵州等地，体验了小煤矿工人的艰苦生活，催人泪下（我写有一篇《矿山行》描写矿工的生活）。“化工综合厂”对支援的师傅很关心，福利补贴、年终奖金和奖品，化工厂发一份，综合厂又发一份。所以支援的干部和工人，都很积极工作。我也是工作愉快，生活开心。

出差外地，食物不洁，我患了严重的甲乙型黄疸性肝炎。1979年10月入湛江医学院附属医院传染科留医一个多月，“谷丙转氨酶”是980单位（正常值30单位），非常严重。留医期间，湛江化工厂第二福利区第九幢楼分配，按工龄和条件，我可以分到这种一房一厅的房间，但我无法回厂申请和努力争取。冯景心以“综合厂”的名誉分到九幢216房，把他住的七幢旁边一间16平方的平房让给我，请“综合厂”的工人，把我的东西从第一福利区机修车间招待所搬来，先占着第二福利区的房子，再作申请。感谢同事们的关心和帮助。我病愈出院后，妈妈带着竹周先到这间房住下。杰英1980年1月调霞山南站煤场。春节后，把赤坎的家搬到霞山来了。

1978年1月至5月，为报考研究生而努力，我报考中山大学王起教授的“中国戏曲史”专业，又想挤进知识分子的圈子。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又以失败而告终，再被踢出来了（详见《考研究生》）。

1971年全国低工资调整，我升为三级工人，每月48元。1977年9月评为四级工人（非常艰苦的努力，详见《工资调整》），每月56元。工资提高，生活改善，又是很开心愉快的。

七、进步

生产技术科是掌握全厂生产命脉的机构，科长张宝护是技术副厂长，“文革”前十个工程师，只剩下他一个。上级指示，搞好化工生产的同时，又要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徐江云（1953年杭州化工学校毕业）从卫生所化验室调到技术科，筹备成立“环保监测小组”。在原纯碱车间旧址的十层楼的三楼，选择一间约五十平方的房间做化验室，调来两个助手赖保华和贾力军（两人没有做过化验），工作还未能正常开展。徐江云说人手不够，指名要我去做“最佳拍档”。张宝护立即同意，调我到技术科。“化工综合厂”说是工作很需要我，极力挽留，不肯放走。我衡量了各方面的得失，决定到“生产技术科”。1979年12月，我患急性肝炎留医出院，没有休息，因工作需要，立即就上班了。

环保监测工作的要求，是每月把全厂所有生产岗位的粉尘和毒气的含量，都要取样分析一次。徐江云安排工作很忙乱，天天做不停。我来到以后，由我主管日常的具体工作；他管对外联络打交道，出差开会写总结。我的工作作风还是“快而准”。把工作分成三大项目：粉尘、二氧化硫和氟气的测定。每个项目在室内做一天准备工作，第二天把全厂要取的样品都取齐，带回化验室处理，清洗仪器，计算分析结果，都要全部完成（这天在全厂各个岗位跑上跑下，走个不停，是比较辛苦的）。再用一天写报表和总结，一个月的工作就完成了。还有时间完成一些临时的工作任务。其余时间自己掌握自学提高，或由我讲基础业务知识和操作技术。有时要测定硫酸沟的污水含砷、氟量。总的说来，工作是很清闲舒适的。

冯石清（罗平的妻子）是1962年华南农学院蚕桑系毕业，农业工程师，从云南调来湛江化工厂，在技术科管理图库资料，跟工程师职称不对口。她要求来跟我学习化验技术，张科长同意。她到环保监测小组，一同工作。

粉尘和毒气的检测，虽然每月只做一次，总还是要接触粉尘和毒气。有一

次做完混化打散、熟化吊车的氟气含量下来，卢巧玲见到我说：“你的面色很难看！”人觉得头晕欲吐、心跳气喘、面青唇白、不想吃饭。难为那些岗位操作工人，天天浸在超过安全标准几十倍的环境中，真个是“无言可说”。全国安全检查工作团来湛江化工厂开会检查，我们也要配合工作。行家都心知肚明，数据是怎样来的。又是一个“无言可说”。

1979年技术科学习时，读过一份文件：“对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的技术工人定为技师。技术工人具备技术员或工程师条件的，可提升为技术员或工程师。”参加工作以来，我很努力学习化学理论知识，提高实际工作能力，定为技师或工程师都当之无愧。12月15日写了“申请报考技术员的报告”呈交技术科。1980年4月1日写了“工作总结”和补充材料。张科长说，全厂只有我一个人提出申请要求。

湛江化工厂工会要搞工人业余教育，出榜招收业余教师，我立即报名。为了提高化学理论水平，当好教师，我报读湛江市教育局主办的“师专函授班”的化学专业班。此班1979年3月开始上课，我1980年3月插班听课。第一次考试我就顺利通过（只有20%的学员通过），李国贤老师很感动，为我申请了正式学籍。以后每次考试，我都获得全班最高分。评为“优秀学员”，相片和名字长期挂在教育局门口的宣传栏，宣传表扬。1982年7月取得雷州师范专科学校化学系毕业证书。

1980年5月开始评工资，40%的职工，可以提升一级工资。技术科的评法是，每个人自我总结之后，全科同志都要对他评议，并表态作为投票（这样就要看人际关系，更有私下协议，互相投票）。我以一票之差没有评上。一位平时跟我很好、又共同战斗过的同志，临时转投别人，这是意想不到的事，使我很不开心，怨恨他不够朋友。现在回头一看，我很感谢他。当时他投我一票，我顺利地提了一级，我就会安心在技术科做环保监测工作，经常接触粉尘和毒气，说不定早已“人去楼空”。

我想调离技术科，想离开化工厂的厂区，脱离粉尘和毒气污染的环境。湛江化工厂在第二福利区办有“子弟学校”。当时魏勤是校长，邵金有是教导主任，学校需要人教物理，我立即答应，一拍即合，说定1980年9月到学校上课。

首先，徐江云不同意，说：“你走后，我的工作就辛苦了。”我说：“你始终要回杭州，照顾我先走；如果你先走，我更没有机会走啦。”几经商议恳求，从个人关系来说，我们是亲密的战友，他同意我到学校。（徐江云是很认真负责